

民国野史

(民国) 荫余轩放 著

第一回 瑞制军妄杀激变 黎都督仗义督师

从来天下愈乱，人才愈多，行出来的事迹也愈离奇。诸君不信，但看《三国志》同《战国策》这两部书便是先例。五花八门，处处引人入胜。盖中国自上古以来，帝王相传，唐虞以降，由传贤改为传子，由揖让变为征诛，都靠着武力取得天下。所以每逢易姓受命之际，除了一部正史之外，都有几种野史稗官，纪载些琐细事迹，推波助澜，这也是不可少的。因为这野史乃是私家著述，倒还可以言论自由；不比那正史，受了层层束缚裁制，言不由衷，反不如野史有些价值。到了年湮代远之后，都把正史束之高阁，全赖几部小说家言，脍炙人口。然而这种小说说来说去，无非侈谈些君臣遭际，铺张些富贵功名，千篇一律，换汤不换药，纵然笔墨再好些也做穷了。

独有这民国，开四千年未有的奇局，推翻帝制，改为民主，一切旧话全用不着。又在这过渡时代，无论在朝在野，一言一动，都是小说中极好的资料，好像乡下人初起进城，耳目一新，扭扭捏捏，做出许多丑态，供人喷饭，人人都要拿他来做个话柄。所以民国才及十年，而说部演义已是汗牛充栋，似乎算得描摩尽致，不必再费笔墨去形容他。然而古人说的著史贵有三长：曰才、曰学、曰识。做小说也是如此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各人有各人的文字，所谓识大识小，理解既有不同，见智见仁，旨力又难强合。我辈既然生逢斯世，倘若将波谲云诡的事迹，听其风驰电掣的过去，未免可惜。只有把我目中所见的，耳中所闻的，脑筋中所记忆的，随手写了出来，等待后人评论可也。

却说满清末造，革命风潮愈演愈烈，稍有些知识的，心目中都抱了种族的观念。自从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后，广东将军凤山、孚琦先后饮弹而亡。满族的运命已有不可终日之势，旁观的谁不替他岌岌可危？独有朝廷之上，一班秉钧持衡的大臣，却依然是文恬武嬉，朝欢暮乐，任凭庆亲王奕劻一个人总揽大权，卖官鬻爵，恣意妄为。再加上这班童驂亲贵，分踞要津，将海陆军大权一手把持，明明看着大厦将倾，他还说是癣疥之疾，终日歌舞升平，纵有舆论抨击，一概置之不问。

到了宣统三年，四川百姓为着争回铁路，民气非常激昂。满廷别无他策，只晓得用兵力来压制，派了端方，带兵南下。这时候的两湖总督又是满人瑞澄，到任之后，专与党人作对，特派侦缉队多人，四出搜寻，凡有稍涉革命嫌疑的，不问情由，严拿重办，以致无辜受害的不知凡几，从此民心更加愤激起来。

这天乃是辛亥年八月初九日，瑞澄因为前几天接到端方电报，请他解放保路会，速

收路款，以定全局，先从鄂境办起，取消商办公司。正在忙碌的时候，忽从外面递进外交部密电，瑞澄以为有交涉事件发生，先吓了一跳。及至译出看时，大略谓各国公使照会到部，革命党潜伏长江一带，私运军火，约日在武昌起事。瑞澄吓得手足无措，忙令人去请统制张彪到院。紧接着又是英美两国领事送来照会，说是党人已定期十五、十六两日聚鄂起事，并约陆军第三十标步兵同时响应等语。瑞澄大惊，张彪一到，便将文电指给他看，问他计将安出。张彪道：“只有请大帅下令军警，严加防范，料党人也无甚能为。”瑞澄道：“如何防范法呢？”张彪道：“这也没什么为难，第一须多派侦探过江，其次便照临时戒严办法。”当下密商了许久，才告辞而去。连日便忙着调集特别巡警、右路巡防队、警务公所、消防队、第八镇工程营，守卫督署。



庆亲王奕劻

原来当日这种谣传，确非无因，实因革命党老同志孙君武等，见川路风潮闹得大了，以为有机可乘，躲在汉口俄租界，置备炸弹，运动军队，约定中秋夜月明起事。所用军旗，分为五种，暗中置备：一种白旗，用白布制成，并无文字；一种红旗，大书“兴汉灭满”；一种三色旗，分红黄白三色；一种十八星旗，红地黄星，今用为陆军旗；一种招兵旗，红地黑字，上书“大汉招兵”或“招兵灭满”字样。此时武昌新军共有一万六千人，合组为步队、马队、炮队三种，都归张彪统带。早已暗中联合，反对长官，虽有些不同意的，不过少数罢了。此种暗中行动，张彪如在鼓里，再也想不到。十三日，张彪奉到总督号令，调马队八标俞化龙到署驻防，当即遵照前去。十四日，巡警道王月庄传齐各区警员谕话，说是风声紧急，防范宜严，城门晚开早闭，武汉各码头渡船八点即停，警员遵示而退。又有侦探来报，各标营都于今晚大排筵宴，说是改早过节，其间必有奇事。月庄领悟，连连点头，急向瑞澄报告，遂通行合城文武，一体严防。

沪嘉铁路通车



四川民众为争回铁路、气氛激昂

到了过节这天，官绅商民个个栗栗危惧，岂知到晚毫无动静，众人方才放心。原来民军那边见官军戒严，不欲轻举妄动，已议改期了。瑞澄仍是积极进行，十六日，又用电话分传各军警要人，至督署秘密会议。散会后发出紧急命令，署中从头门直到

内室，凡属厅堂厨灶以及会议室办公厅，莫不枪支如林，刀声摩擦，日夜不断，如临大敌一般。行路之人禁止窥探，员役出人均须呈验腰牌，然后放过。瑞澄又想起汉阳兵工

厂为制造军械火药重地，现在只有四十一标二营驻守，此处关系重要，恐怕该管带威望太轻，不能镇慑，须加派大员才好。张彪道：“现有混成协统黎元洪，人极老成，可以派往助防。”瑞澄即命照办。张彪又说城外塘角乃民船避风之处，容易伏藏奸宄。虽有混成协马队十一营坐镇，尚嫌兵力单薄，宜派湖隼雷艇，开塘角停泊。瑞澄道：“汝言甚合吾意，但既提到水师，我又想起尚有湖鹞雷艇闲着无事，可以开赴汉阳，助守兵工厂，以防意外。其余如长江舰队楚谦、楚同、楚有各船，以及本省巡防舰队，楚材、楚安、江清、江泰四艘，也可以叫他们一律停泊武汉左近，俱各生足火力，擦磨机器，听候命令。”

张彪唯唯下去，一一传谕，这且慢表。

再说孙君武十八这天在寓所内亲自装置炸弹，因管心有硫磺少许，未曾揩得干尽，与炸药接触，轰然一声，火光四射，屋瓦飞腾。君武虽未丧命，急急负伤而逃。同志赶来慰问，君武道：“伤势幸无大碍，但此处机关既破，对于吾等进行必生阻力，且因此株连，同志被捕者亦必不少，非火速举事不可。”诸同志遂将君武送往医院，拟定当夜炮响为号。同志两人才出医院，便被巡捕捉住，送至江汉关道齐耀珊处。捕头亦知照洋务公所吴元凯，在炸坏房屋内起出炸弹手枪旗帜印信等件不少。督署得信，电飭元凯会同夏口厅在关道署内审讯。革党同志均不待讯问，争先供出姓名，一为秦礼明，一为龚霞初，又供出机关多处。齐耀珊电告督署，飭巡警道就近搜获二十余人，连夜解往武昌，一同斩决。

是夜，张彪正在司令处办公，有炮队正目前来禀报，又探得革党秘密住所三处：一在小朝街 愿号，一在 愿号，一在 愿号。张彪忙告瑞澄，瑞澄道：“标兵已靠不住，非老兄亲往不可。”张彪领命，带了 愿名警察，又带了 愿名督辕卫兵，先走到小朝街 愿号，见门前大书吴公馆三字，斩关进内，见党人约有七八名，正在收拾子弹，遂上前一并拿住。又到 愿号、愿号两处，也同时围住，共拿到 愿人，尚有女党员一人，名叫龙韵兰，并搜出弹药多箱，枪支无数。忽然听得卫兵向一人叫道：“彭楚藩，你也入了革命党么？”内中还有一人，惟恐人家不认得他，自己叫道：“我是刘复基，也是同党之一，要去一同去。”遂一并押到督院。这彭楚藩本是陆军宪兵，既被卫兵指认，毫无惧色。瑞澄立传参议官铁忠、委员陈树屏在院提审。楚藩站立案前，挺身不跪。铁忠树屏或用严刑威逼，或用甘言哄骗，楚藩词气不挠，且大骂满奴不止。二人据实禀复，瑞澄命不必再问，一并绑出斩首。随后又有卫兵报告，襄阳学社又有几个人拿到。瑞澄督同陈树屏升坐大堂审问，一名陈鸿浩，踊名年鸿勋，一名陶德明，均自称某校学生，安分求学，不晓得什么叫革命。又一人名唤龚侠初，自言乃是报馆访事，更与革命无关。树屏喝道：“你既不是同党，为何走到他们学社里去？”侠初道：“我去寻朋友的。”树屏道：“你既与他为友，平日就该晓得他们的举动，何不来报官？”侠初道：“我一进学社，就被他们软禁，不许我出来，深恐走漏消息。”讯至此，瑞澄大喝荒唐，拖下去斩首。又提刘复基问道：“你的党羽炸弹共有多少，快快讲来。”复基道：“除却一般满奴汉奸，都是我的同志，事已至此，总算你们气数未绝，我该遭殃，还有什么问头，不如将我快杀了罢。”瑞澄也叫绑下，临死大呼皇天不止。

还有雄楚楼北桥高等小学堂间壁洋房，也是党人机关，张彪往捕小朝街时，曾派兵乘夜前去侦探。先从窗外张望，只见屋内灯光照得如同白昼，许多人忙着印刷告示，缮写册籍。兵士冒呼口号，骗开大门，当场捉到缘人，余均登屋越墙逃走。兵士便把搜的各物带回，送交督署。瑞澄翻开名册一看，大半都是军队中人，便下令按名捉拿，共有苑人先后被害。其余各营弁兵名列党籍的尚还不少，免死狐悲，个个忿恨切齿，便有工程第八营左队军士私下商量道：“现在势成骑虎，朝夕不保，我们进亦死，退亦死，不如趁早下手，还可以徼天之幸。”全营听了，哄然答应，霎时秩序大乱，喧噪声震动远近。各兵扯下肩章，袖缠白巾，以同心戮力四字为口号。督队官阮荣发出来拦阻道：“你们这不是反了么？”一言未了，中弹倒地。右队队官黄坤荣、排长张文涛等，也闻声出来拦阻道：“求你们千万不可造反。”但闻砰砰两枪，俱被击死。只有后队官罗子青追上大众，大声喊道：“今日弟兄们这番举动，我极赞成，愿跟着你们一同行事。”众皆连声叫好道：“这才是男儿好汉。”此时一片杀满奴杀旗人的声音，惊天动地。一面遍告沿街商店，叫他们各自闭门，不必多管，凡属同胞百姓，决不惊动。时正八月十九夜九点钟也。只见步队二十九、三十两标，也连杀管带队官二人、排长二人、队官一人，相继而起，直趋楚望台。

旗兵先来迎击，两下巷战，枪炮齐施，旗兵不敌，死亡一百余人。巡警见势不妙，无法阻止，各自弃装逃跑。十点钟时，民军奔往火药局取子弹，十五协兵士也齐集大操场，各携械弹前来联合。协统王得胜用电话飞报张彪。张彪得信，连连顿足道：“完了完了！”向左右望了几望，都是哑口无言，一无所措。忽然似乎省悟，问着自己道：“你还不快走，等什么呢？”遂脱去衣冠，穿着一件半旧长衫，逃回公馆，检点了些细软，带着家小一溜烟逃出城去了。至于他协下文武僚属，见主帅如此，也都放开脚步，东奔西散，倾刻不知去向。

再说工兵等拥进火药局，先把守库兵士打死几个，开库一看，存储子弹尚还不少，一齐搬运出来，安置蛇山下阅马厂谘议局旁。一路大喊打制台衙门，到了督辕左右，早看见烟火障天，人声鼎沸，原来先在督署守卫的炮马两队，得信先变，已与巡警、卫队、消防队等径自开战，打得不可开交了。马队见工兵来势汹涌，便与合并，营官有降顺的，有逃走的，纷纷不一，各兵大喊、放火助威，署旁民房顷刻化为灰烬，枪子炸弹如雨点般从头门飞了进来。却说瑞澄先在署中闻变，还想叫卫兵出外抵御，哪里有人睬，他只得自己跑出来张望。兵警互斗，已经分不清楚，只有教练队、卫兵、巡防队数百人，束手不动。瑞澄大喊开枪，各兵回答道：“等黎协统到来，方能开枪。”瑞澄无法，只得唤教练队进内，许以重赏，请他们将太太同少爷保护出城，暂躲在兵船上：“我随后就到。”

再说民军从九时起事，纷纷扰扰，闹了半夜，尚未举定哪个做首领。众人商议，都说：“照此万不能持久，现有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，平日待我们弟兄甚好，与骨肉一般，今日大事粗有眉目，速举黎协统来做都督，再图进行。”言未毕，众皆举手赞成，便一同赶到黎公馆，敲门大喊道：“恩帅何在？我们有事而求。”人多手杂，不由分说已将门敲破。元洪不知何事，逃住密室躲避，兵士寻着，举几个代表上前跪求道：

“革命以救民为宗旨，事已至此，不能无主帅，公同商议，除恩帅外，无人可做都督，务乞俯允。”元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有一言，先须遵守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既奉恩帅为主，岂有不遵号令之理，但求吩咐。”元洪道：“第一件不要妄杀一人，所到之处，全要守文明办法。”众人齐声答应，正是：

欲为义军求主帅，救民水火是仁师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制枪械占领兵工厂 遵公法照会领事团

却说黎元洪见众人志同道合，甚喜，扯了一块白布缠在袖子上，出到门外，飞身上马，直奔督署。瑞澄知难躲避，早吓得浑身乱抖，元洪用枪指着他道：“革命军全队人马在此，现已举我为都督，你可赶紧打主意。”瑞澄哭着说道：“我一向待你不错，务乞饶我一命。”元洪道：“革命乃是中国今日不可免的举动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果愿殉节的，便给你一手枪，倘愿保全性命，我便派兵护送出城。”瑞澄跪地叩头道：“得蒙救命大恩，感谢不尽。”元洪用鞭梢一指，遂被众兵士连驱带赶的，逐出城外去了。



黎元洪像

这时候的藩台衙门只剩了几十名卫队把守银库，藩台连甲跳墙逃走，二门上早中了一炮，将阶石打得粉碎，其余提学、交涉、提法三司均各安然携着出城，并未受扰。盐道署只由民军派人保守库银，巡道署只收取军火，私人财产一概不动。当下炮队八标即架起大炮三尊，在蛇山高处对准督署，装开花钢弹，轰毁督署头门。督练公所亦毁屋一间，民房则自王府口乾记衣庄起，到不夜茶楼止，共焚二十余家，悉成平地。满人则见面便杀，无一幸免，大街小巷，尸横遍地。黎元洪见不是事，立刻传令不准在城内开炮，以防损失居民庐舍。不许妄害满人，保存人道主义。此令传出，当晚十一点钟枪炮声方始寂静。

次日，元洪调查各军布置，见各标营或扼守要冲，或运送弹药，或占取粮台，均各井井有条，一丝不紊，不觉大喜道：“仓猝间能得如此措置裕如，虽老谋深算者不能及，真乃天助我也。”当下接印任事，印文刻着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字样。一面出示安民，将谘议局改为军政府办公之所。宋教仁汤化龙等均来谒见，聚集绅商会议，公举汤化龙为民政长，宋教仁为参谋长。所有军政府以及各处要隘，均满布民军，星旗招展，十分威武，居然又是一番气象矣。

民军又想起兵工厂乃是制造军械的总汇，开战之后，须用弹药不少，必须源源接济。公举代表二三十人到汉阳兵工厂，厂中员司尚未得武昌信息，见他们走来，一律新军装束，守门者问其来意，诸人声言奉张统制命，派来参观工厂。守门者不敢拦阻，代

表入内寻着工程会计两部主任，说是我们从武昌来，今日须此间一饭，还要借住一夜，明日方能动身。厂员心下狐疑，不知他是真是假，面子上却不好怠慢，忙叫厨房预备菜饭，一面婉言辞谢道：“厂中屋少人多，早经住满，且无现成床铺，住宿一层，我们总竭力设法就是了。”

厂员退后私相议论，有的说是某国人乔装前来窥探的，有的说是游兵散勇来骗饭吃的，纷纷揣测。不久开出饭来，肴馔极为丰盛，分四桌坐下，每桌都有一壶热酒，厂员未座相陪。及至酒醉饭饱，各代表才把来意说明，又申说道：“我等意在扫除专制，改革虐政，是以宗旨极其和平，没有不可商量的。但因既已起事，不能不将此厂收管，还有邻近的铁厂及扬子机器公司，都是范围内所应有的。诸君如果赞成，尽可文明对待，厂中员司概不更调，照旧办事，我们只留一人在此，调查工作情形。不过在这用武时期，须发双工，好叫他们日夜工作，制成弹药，供给民军之用，更无别样义务。经费概由本党担任，将来向财政处报销便了。”厂员才晓得来的是革命军代表，不敢违抗，唯唯的答应下来。民军代表出厂后，另觅得左近关帝庙住宿。次日，兵工厂中人员见龟山铁厂同扬子机器公司等，均已高插白旗，随风飘荡，晓得已人民军之手，便也竖起一面白旗，工人臂上个个缠起白布。总办王寿昌自知不能见容，搭附商轮，逃往上海去了。汉阳知府不知何时已先搬徙一空，毫不费力，民军已将汉阳占领。

这天，军政府接到汉口绅商来电，说是华界有等流氓光棍，乘此秩序未复，意图纵火，抢劫商店，外人啧有烦言，请速维持。军政府立派兵数百过江，会同当地保安会一面救火，一面拿办抢匪。不逞之徒这才稍稍敛迹。军政府乃公推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军政分府驻扎汉口，晓谕全镇商店，照常贸易，不必惊慌。分缮布告，遍贴通衢，商民都来聚观，上写道：

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：

今奉军政府命，告我国民知之。
凡我义军到处，尔等勿用猜疑。
我为救民而起，并非贪功自私。
拯尔等于水火，振尔等之疮痍。
尔等前此受虐，甚于苦海沉迷。
只因异族专制，故此弃尔如遗。
须知今日满贼，并非我汉家儿。
纵有冲天义愤，报复竟无所施。
我今为此不忍，赫然首举义旗。
第一为民除害，与民戮力驱驰。
所有汉奸民贼，不许残孽复滋。
昔食我等之肉，我今寝贼之皮。
有人急于大义，宜速执鞭来归。
共图光复事业，汉家中兴立期。
建立中华民国，同胞无所差池。

士农工商尔众，定必同逐胡酋。
军行素有纪律，公明相待不欺。
愿我亲爱同胞，一律静听毋疑。

商民看了，都拍手欢呼，依旧各安各业，就连外国领事见了，也晓得此次举事名正言顺，不同庚子义和团专事捣乱，与外人为仇。各各电知本国政府，严守中立不提。

却说张彪出城之后，一溜烟逃到汉口租界，随身还有卫队数百人，四出探听消息。如果民军败了，他依旧出来，享受荣华富贵。瑞澄却躲在楚豫兵船中，不敢近岸，又吩咐船上管带，革命党如来轰打，我们就藏在外国兵船后面，他们自然不敢开炮。管带一一听命，心中不免暗笑。又见他胆小如鼠的样子，乐得敲他一下。说是船上煤斤缺乏，不能开行，须先支四百元买煤。瑞澄当即照付，外加了四百元的赏号。当晚就在船上发了一通电奏，大概说是十八夜革匪创乱，拿获首要数人，正在提讯核办，不料余党勾结工程辎重各营，突于十九夜八点钟响应，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，辎重营则分投纵火，扑攻督署，斩关而入。奴才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，随时布置，并亲率警察队抵御。无如匪分数路来攻，其党甚众，其势极猛，现在奴才衙署已被轰毁，不得已退登楚豫兵轮，移驻汉口。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助剿，并请派大员，多带劲旅，赴鄂剿办云云。

清廷得报甚为诧异，摄政王立刻传齐阁部大臣秘密会议，议了多次，方拟定一道上谕道：“此次兵匪勾通，蓄谋已久，乃瑞澄毫无防范，预为布置，竟至祸机猝发，省城失陷，实属辜恩溺职，罪无可逃。湖广总督瑞澄着即革职，带罪图功，仍着暂署湖广总督，以观后效。即责成该署督迅将省城克期克复，倘日久无功，定将该署督从重治罪。并着军谕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，赴鄂剿办。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，饬萨镇冰督率水军前进，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。陆军大臣荫昌着督兵迅速前进，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，并着瑞澄会同妥速筹办，务须及早扑灭，毋令匪势蔓延云云。

瑞澄奉到谕旨，大呼冤枉，向亲近幕友道：“我自一到任就防备着革命党，这会你们眼见的，怎么说我毫无防范？革了我的职最好，乐得优游自在一会。”又怪张彪不该先走，害得我如此，令幕友发电从严参劾。此时张彪已被外人驱逐，不许他在租界内停留，只得带了残兵，驻在刘家庙附近，等候援兵。这天接奉上谕，慌忙开读道：

瑞澄两次电奏，兵匪构变始末情形各等语。张彪督练鄂军，已历多年，竟至兵匪勾结，省城不守，可见其平日训练无方，而事前既毫无防范，临时复漫无节制，不能固结军心，竟敢仓皇弃营逃去，实属大干纪律，罪无可逭。统制官提督张彪，着即行革职，并着瑞澄责令迅速痛剿逆匪，克复省城。所有被胁兵士，如非甘心从逆，即行设法收抚，倘再畏葸观望，定当加等治罪。现在荫昌所带兵队，已于今日专车陆续进发。到鄂后，即着瑞澄会同筹划，迅赴事机。所请饬部筹拨饷项一节，着度支部迅速筹拨。云云。

彪大怒曰：“我们老营头，从无闹出这种乱子，都是他们要练新军，练出如许革命党来，还治我的罪！如给我一万老营，不怕革命党不打平。”遂将刘家庙车站守住，检点部下，还有两营，颇不寂寞。

次日 圆日，有京汉车呜呜而来，张彪前去迎接，正是陆军大臣荫昌之前哨军队赶到，遂相邀在刘家庙驻扎，龙旗插满车站矣。有人见北军由京汉车运来，奔告黎元洪曰：“请拆京汉铁路若干，以阻北军来路。”元洪曰：“这条铁路正是我军北上要路，如何可拆？”遂不许，亦不先遣军队拦截。只见汉口一带除北军外，又有河南湖南派来救兵，这时汉口开战，必不能免，于是各国领事与军政府声明中立条件：

——领事团宣言，无论何方面，如将炮火损害租界，当赔偿一亿七千万两；

——领事团宣言，如两方面交战，必于 圆点钟前通告领事团，俾租界妇孺可以先期离避；

——领事团宣言，如两方面交战，必距租界十英里以外，无论陆军水师皆然。

鄂军政府承认，力任保护之责。领事团又递到布告中立公文一件，上写道：

为布告严守中立事。现值中国政府民国军互起战争，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，与其国民开战，该国之内治管辖之事，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，并应严守中立，不得藏匿两有之关系职守者，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。据此本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，并照租界规则，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发现，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。此系本领事遵守公法、敦结交谊上应尽之天职，为此剴切布告，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，辅助本领事等，遵守达其目的，则本领事等幸甚，中国幸甚，谨此布告。

鄂军政府知外人有承认民军之意，无不欢悦，对于外人之往来武汉者，格外认真切实保护，冀博文明之誉。又用照会答复道：

顷见贵领事团布告，严守中立，一遵国际公法办理，具见贵领事等深明法理，笃念友邦，本军政府不胜感戴。军政府此次起义之由，全系民族奋兴，改革立宪假面，建立中华民国，维持世界和平。凡有欲限制本军政府之意思，不能独立自由者，本军政府得恣意放行损坏之手段，亦是我民族应有之天职。贵领事团既经严守中立，本军政府凡有能尽保护之责，本军政府必竭尽义务，以表敬友邦之微忱。

照会送去，各领事久无消息。民军还不放心，又办了一件正式照会，其文云：

为照会事。我军政府自广州之役，团体溃后，乃转而向西，遂得志于四川。在昔各友邦，未遽认我为与国者，以惟有人民主权，而无土地故耳。今既取得四川属之土地，国家之三要，于是乎备矣。军政府复主国之情切，愤满奴之无状，复命本都督起兵武昌，共图时艰，推倒满洲政府，建立民国。同时对于各友邦，益敦睦谊，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，增进人类之幸福。所有民国军对外之行动，特先知照，免致误会：

——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，皆继续有效；

——赔款外债，照旧担任，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；

——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；

——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，亦一律保护；

——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，所许之权利，所借之国债，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，军政府概不承认；

——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，概以敌人视之；

——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，搜获一概没收。

以上七条，特行通告各友邦，俾知师以义动，并无丝毫排外之性质，参杂于其间也。相应照会贵领事转呈贵国政府查照，须至照会者。

外人方面既已安置妥贴，然后对内始可节节进行。正是：

国际自当尊法律，中原从此洗腥膻。

毕竟民国如何进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探消息齐集日报馆 声罪讨传布北伐文

却说鄂军都督黎元洪见邻国中立，办事不致掣肘，当又传檄各省，声明此次起义宗旨，全在革除满廷秕政，俾免灭亡之惨。各省见了，起初都束置高阁，不甚留意，后来见报纸上载着，鄂省外府州县如沔阳、黄州、宜阳等处次第响应，基础渐渐成立，方晓得他有些作为，不比寻常的捣乱派。素来倾向排满的一班志士，都来暗通消息，民间望着黎元洪三个字如同祥麟威凤一般。凡是手握兵权的，都心怀观望起来，每日又看见报纸上竭力鼓吹，说是民军举动如何文明，所到之处，非但秋毫无犯，而且秩序照常，市廛不改，真有古来王者之师，伐罪吊民之意。中国的兵士本来是最怕打仗的，现在听说民军所到，不用交锋，而且可以得光复反正的美名，哪个不欢迎呢？又大半都有人先来运动接洽，许下他成功之后，有许多升官发财的权利，自然人人乐从，个个起劲，这是内地的情形。

至于讲到上海，虽然不过一个通商埠头，其关系的重要却比省会地方还加十倍。一来是各国观瞻所在，二来又是交通的枢纽，五方人士聚集荟萃，脑筋中早灌输文明思想，平日间与外人接近，眼看着法国的民主，美国的自由，心中何等艳羨。忽然听说中国接踵而起，居然步两国的后尘，永远脱离专制淫威，心中何等快活。但有些读过欧美历史的，以为法美两国独立都是苦战经年，或延长至十余年，不知牺牲了多少金钱，抛掷了多少颈血，始得大功告成。中国地方如此辽阔，人心如此涣散，但求民军不至失败，已属万幸，断非旦夕间所能集事，从前的太平天国便是明证。想着消息最灵通的只有报馆，一纸电到，号外飞传，然而仍嫌其太缓。遂聚集多人，植立各报馆门外，引领跂足，等候信息，甚至通宵达旦，毫无倦容。望平街一带万头攒动，交通为之阻滞。一见民军得手，便拍掌欢呼，互相庆幸；设遇小挫，则戟手叫骂，馆中玻窗每为击碎。观于人心之向背，胜败之数，不待智者而决矣。

再说荫昌奉命督师，不敢怠慢，催趲大兵，按站行走。不到一星期，忽然奉到一封廷寄，原来朝廷又起用了袁世凯，特授湖广总督，所有鄂省军队，以及各路援军，统归该督节制调遣。这道谕旨一下，人人看了都觉诧异，因为袁世凯乃是趋奉慈禧太后的人，替太后设计，把光绪皇帝拘禁瀛台，以致光绪抑郁无聊，得病而死。所以摄政王载沣一朝大权在握，先拿了他的政柄，斥回乡里。袁世凯面子上虽然不敢违抗，心中岂有不切齿痛恨之理？正想要借事报复，难得机会，忽然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，畀以整军经武的全权，责令他奠安国祚，这不是天夺其魄么！试问古往今来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



慈禧太后

藏，能像郭于仪这种宽宏大量的能有几人，何况袁世凯还别怀着野心勃勃待发呢。当下诏旨传到河南项城，袁世凯看罢哈哈大笑道：“足见得朝廷无人，显露着临时抱佛脚的态度，我老袁岂是随你们任意呼来喝去的，此时乐得再施展我欲擒故纵的手段，不怕他不奉我若神明。”当下用电复奏，推说足疾未痊，不能上路，深恐贻误事机，速请收回成命。摄政王看了早已明白，当初命袁世凯退休时，本借着足疾二字，现在他使用这两字来推托，隐隐的针锋相对，其情甚为可恶，但也无可如何，只得传旨催促荫昌，从速规复武汉。荫昌自以为身为陆军大臣，不能不养威蓄望，到了信阳州便将大营扎下，旌旗遍野，粮草充足，派出统

带马继增等几员大将直向汉口进发。黎都督得报，也发兵抵御，分配督战队发。

第一敢死队乃是熊炳焜统领之督战队，位置在刘家庙车站附近；罗洪升统领一营，为林翼枝统领之督战队，位置在姑嫂树附近。

第二敢死队为谢元恺统带之督战队，此外尚有督战各队，随谢统带同行，各给令箭一枝，见有临阵脱逃或不听命令之兵士，由各该队讯明，就地正法。

都督令谢元恺率该标先在刘家庙附近开始上船，限一日夜到谯家矶附近登岸，力攻敌兵左背，所用干粮，尽向粮台支取。令熊炳焜率该协一标马队、一大排、野炮四尊、工程队两队，先固守刘家庙北面附近，次日破晓时拨队向三道桥北上，力制敌人，保护谢元恺容易上岸。令林翼枝率该协一标拔队前进，守姑嫂树附近。再令姜明经统领指挥汉口所有炮队，在刘家庙姑嫂树一带选占阵地，次日破晓时，开始向三道桥附近射击。再令严振朝队官指挥汉口所有马队，由姑嫂树大道向敌右翼搜索，通报第一第二敢死队。部署既定，遂于 10 日开战，当由都督颁行训令，军士聚而观之，上写道：

- 一、各军士于战斗时务必确见有敌人，方准放枪，以免糜费子弹；
- 二、于战线上，虽要敏捷，必有沉着之性质，方有益于事；
- 三、战斗之胜败，全在精神，各军士务必鼓舞志气，将胡种灭尽；
- 四、军队赖乎军纪，各军士务必服从上官命令，方得完全之效果。

这天上午九时光景，与清军遇于刘家庙路线上。只见张彪拥着残兵，与援军会合一处，约有一镇人。民军亦出炮队步队，约一镇与之对垒。一将亲自督战，立马阵前，就是军事参谋官胡汉民。清军列阵向前，佐以火车，民军蛇行以进，愈接愈近，不上一刻，只见清军先锋已如狼似虎的猛扑过来，势甚凶猛。民军暂避一边，待他再进，然后迎头猛击。果然清军长驱直进，看那援军的旗号，晓得是河南兵，战术很是平常。民军遂突开一炮，炮弹正中火车头，轰然一声，车身飞裂，清军犹冒死前进。民军再开连珠炮，清军愈进，民军接连再开。每开一声，清军应弹而倒的，总有数十人。只听炮声隆隆，约有四点钟之久，清军弹药已尽，只用枪头乱刺，民军仍开炮不绝。毕竟炮火猛烈，清军血尸山积，余兵逃入火车，开机飞驰而去。战场寂静，旁边有铁路工人一群，

大呼撤路撤路，不上一刻，撒了十余丈，众欢舞曰：“看清军如何来得。”

少顷，清军果飞驰转来，不道铁轨已毁，只是开足机关，向前过来，震天一声，顿时车皆翻倒，兵士压于车中。民军乘势开炮，打得清军动也不敢动，正如釜中之鱼，听人烹杀而已。民军又闪出一支奇兵，从旁路抄出，这时清军稍有几人接战，原来寡不敌众，又被民军四面逼拢，虽欲奋斗，已入重围，遂大败而逃。时已钟鸣两下也。四点钟两军续战，清军驻于平地，民军屯于山上，彼此轰击。清军江心之炮舰，有楚同、楚有、楚泰、楚谦、建安、建威，同时助战，民军一炮打到兵船上，船身受伤，复又陆路相攻。有两点钟之久，两军停战，清军退出三十余里。是日战两次，共计清军死三千余人，民军亦死三四百人，号声响处，民军收队而归。



清兵与民军对垒

翌日黎明，两军复战。清军依着停车场，民军出步队一营、炮队一营、马队一营、敢死队一千人、临时复得精兵五千人，相战约一点钟，清军稍退。民军奔近清军营垒，举枪攻打，听得营中一无动静，疑有埋伏，齐声呐喊，直冲而进，仍不见一人出来抵敌。乃向各处搜查，实系逃遁一空，只剩火药六箱，快枪千余支，子弹数十箱，白米二十余包，银洋十四箱，新式皮鞋皮带军装号衣及一切军器物，不计其数，民军正得其用，纷纷扛抬回营，欢喜无量。

次日黎明，下令至头道桥。下午三点半钟，乘火车前进，到了头道桥，即下车备战。及至四点钟，才看见造纸厂前有清军一簇，仔细探听，知是斥堠兵，彼此相离有一里多路。民军右翼斥堠李某率兵前进，猛力抵御，开枪一排，早把清军打退。正想奋勇向前，随得斥堠长孙某报告，清军现有两队占领二道桥。民军大队得报，行至铁路沟堤边，乃紧要所在，遂令前队躲在沟堤下，炮兵渐渐射击，清军退至三道桥。五点钟时，民军支队长谢某，添派步兵两队追往，与前队合拢一处，对准敌阵，开枪数排，清军用机关炮轰来，民军略有死伤，仍猛力进攻，不稍退却。清军散开，望去渐散渐远，知是逃窜，遂过三道桥，见战地遗下机关炮一尊，快枪无算，俱成为民军之战利品。到了六点钟，清军已四散无踪，民军乃上火车，带了所得枪炮，运回刘家庙驻扎。

獯日，民军斥堠来报，清军列阵山上，欲用大炮击下，将民军歼灭。民军随命敢死队奋勇前往，只见山上清军果排列得不少，队长道：“居高临下，现在已被敌军占守优势，非用计破之不可。”因选 甌人潜至山前，伏在铁路堤下。清军在山上只能望远，逼近脚下反看不见，只是开起大炮乱轰，弹子全落在堤外河水里。敢死队在堤下，将枪头向上开去，却是一打一个着。战了约一小时，清军虚糜子弹无算，并未打着一人，检点阵前，自己人却伤亡得不少，连忙拔旗逃遁。民军在后追赶不舍，以少胜多，更觉精神百倍。

正走着，只见乡民数人前来报告道：“清军知民军在后追赶，已埋伏在桥下，等民军过桥时，好出来邀击。”民军停步，不向前追，改用节节进攻法，将面前敌兵扫除既尽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攻打过去。清军见民军不来上当，不能久支，遂退出三道桥。民军探桥下确无埋伏，这才过桥，将桥边四面把守，然后让大队直向淝口进发。适遇清廷援军大至，号称一镇多人，民军不过两标，彼此激战数小时，炮火猛攻，各不相下，为开战以来所未有，两军死亡无算。清军无心恋战，民军乃立招降旗于阵前，清军看见，纷纷弃械逃来，立在招降旗底下，希图保全性命，阵前几不能容。当下点名入册，约有三千余人，两军方才收队罢战，诸将回到武昌报捷。元洪听说四日之间连战五次，均系民军得利，十分欣慰。

正休战间，接到宜昌来电，该处义勇队于 甌日三更时起义，焚烧东门茅棚为号，同时军警联合接应，倾向民军，现已将荆宜施道吴荻孙驱逐出境，其余府县各官亦皆弃职而逃，各衙门仓库均派兵驻守，统计只杀满员二人，余均安然无恙，听候训示。元洪见报大喜道：“宜昌是川鄂门户，首先举义，可以免吾西顾之忧矣。”一面复电嘉奖，一面将捷电传示各营，无不欢声雷动。因连日大战，自九月初一日起，两军停攻，休养兵士，刘家庙车站，仍紧紧守住。此间虽然休息，湖南、陕西两省却都在这两天光复。陕西护抚钱能训用手枪自击，伤而未死，被家人救出。湖南巡抚余诚格带了家眷僚属逃走，九江也闻风响应，举马毓宝为都督。俱纷纷电达武汉，互相联络，以作声援，登时军心稳固。黎元洪便亲自提笔作了一篇檄文，布告天下道：

粤惟我祖轩辕，肇开疆土，奄有中夏，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，成兹文明古国。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，所被服之礼教，所享受之文物，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遗留？故睹城邑室宫，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；睹干戈戎马，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；睹典章法制，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。骏誉华声，世世相承，如一家然。父传之予，祖衍之孙，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。何物满人，敢乱天纪，挽弓介马，竟履神皋。始则寇边抄掳，盗我财物，继则羨我膏腴，耽我文绣，利我国土，遂窥神器。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，戎狄之不能统华夏，少数之不能统多数，故入关之初，极肆凶威，以为恐吓之计。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，莫不遭逢淫杀，靡有子遗。若扬州，若江阴，若嘉定，屠戮之惨，纪载可稽。又复变法易服，使神明衣冠，沦于禽兽，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，扫地尽矣。乃其焚毁书籍，改窜典册，兴文字狱，罗致无辜，秽词妖言，尊曰圣谕，戴仇养贼，谬曰正经，务使人人数典而妄其祖，是其害乃中于

人心风俗，不但诛杀已也。呜呼同胞！谁无心知，即不能忆父老之遗闻，且请观于各省驻防之谁属，重要职权之谁掌，其用意可揣知矣。二百六十年，奸淫苛忍之术，言之已不胜数。至今日则发之愈迟，而出之愈刻也。今日者海陆交通，外侮日急，亦有家室，谁不图存。彼以利害相反，不惜倒行逆施，故开知识，则为破其法律，尚武技，则为扰其治安，于是百术欺愚，一意压制。假立宪之美名，行中央集权之势；借举行新政之虚说，以为搜括聚敛之端。而乃日修园陵，治宫寝，费嬖佞，赏民贼，何一非吾民之膏血。饥民遍野，呼吁弗灵，哀鸿嗷嗷，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？且矜其宁送友邦，弗与华族之谬见，今日献一地，明日割一城，今日卖矿，明日卖路，吾民或争持，则曰干预政权，曰格杀勿论。甚且举吾民自办之路，自筹之款，一网而归之官。呜呼！谁无生命，谁无财产，而曰托诸危疑之地，其谁堪之？夫政府本以保民，而反得其害，则奚用此政府为！况乃淫德丑类，有玷声华者耶！本政府用是首举义旗，万众一心，天人共愤，白魔所指，瓦裂山崩，故一二日间湘鄂赣粤同时并举，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，而西则巴蜀，已先克复，东南半壁，指顾告成。是所深望于十八行省父老兄弟，戮力共进，相与同仇，还我邦基，雪我国耻，永远建立共和政体，与世界列强，并峙于太平洋之上，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。此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，将推此赤心，振扶同病，凡文明之族，降在水火，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。呜呼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！想我神明各族，不乏英杰挺生之士，曷勿执竿起义，共建洪勋，期于直抵黄龙，叙勋痛饮，则我汉族，万万世之光荣矣。我十八行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。

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布

后面盖着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印信，向武汉各处分投张贴，远路各省，也都用电报传达。正是：

四方同树共和帜，一檄能当百万师。

不知两军开战后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聚同志黎黄相逢 任私党焦陈被害

却说黎都督宣布檄文之后，一面又向清军下了战书，订于九月初三日继续开战。这天从早晨八点钟起，两军开始攻击，硝烟弹雨，彼此互有损伤。清军倚仗着弹药充足，越攻越猛，民军阵亡队官一人，什长一人，兵士约八九人。清军得利，乘势掩杀过来，竟被夺去机关炮一尊，民军这边一标三营看见，奋勇追赶，拼命上前夺回。两军损伤不少，暂为休息。到了九点钟，清军用暗渡陈仓法，雇用民船二艘，满载兵士，由西河偷渡，打算抄出民军之后，两面夹攻。才过二道桥，早被民军在堤上望见。清军赶紧停橹，欲想躲避，堤上已是一炮轰下，正中二船，连人沉下。岸上清军瞭见，愤不能平，



黄兴像

连开几炮，向堤上轰击。民军猝不及防，死伤无算，其余均逃向壕中躲避。清军得胜，停炮欲回，壕内伏兵争起还炮轰击，清军死伤亦不少。总算起来，没有什么大胜负，各自收队。初四日在七里河开战，仍是相持不下。初五日清军又加添援兵，进攻江岸停车场附近，前哨直抵一道桥，被民军千余尽力挡住，未能取胜，彼此各守疆界不题。

且说黎都督这天忽然接到黄兴自广东来信探问军情，并言将军凤山已被同党炸毙，不日可以到鄂，面谈一切。军中听说，个个眉飞色舞，准备欢迎。又有胡汉民、孙君武、胡侠魂几个老同志相聚一室，胡瑛也新从武昌府监狱出来，共道狱中苦况，诸人相见，未免有今昔之感。果然不到几天，黄兴已经到了武昌，元洪接见，畅谈竟日，彼此相逢恨晚。黄兴详细查问军务，慨然以前敌自任。

原来初五之后，数日工夫，两军又战过数十仗。初六日午前六点钟，淞口驻屯清兵，向前进发，到三道桥，与民军守兵相遇，小战片刻，民军败退，清军追至一道桥，民军转身拒战。只见清军先将车站轰去，民军炮队欲还击，无奈清军炮术极精，弹无虚发，民军虽则开炮抵敌，终不及清军炮火之猛。战不多时，民军死伤无数，急忙退转，清军且战且追，炮弹飞来，如扫落叶。不及一刻，只见江岸及戴家山一带、五陵地方，龙旗竖满，大炮排列，都是清军人马。清军对准车站，枪炮齐开，正战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忽听得江面上轰然一声，又有炮弹射来，疑是飞将军从天而降，原来是萨镇冰电调